

史志琼崖

【编者按】

明代中期岭南地区诞生了两位大儒，一是琼州府琼山县的“理学名臣”丘濬(1421年—1495年)，一是广州府新会县的“岭南一人”陈献章(1428年—1500年)，陈献章号“白沙子”，时人称之为“白沙先生”，后世一般称其为“陈白沙”。

丘陈二人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在北京参加过1448年和1451年的两次会试，但未曾谋面。丘濬1444年乡试中举人后，三次会试落榜，第四次即1454年才登进士科；陈白沙1447年中举，两度会试落榜后便回家乡研习理学、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影响深远，他一生未曾踏足琼州，却为海南士子所尊崇，哪怕是在其身后的四五百年间。



海口市秀英村古碑《重修怀沙亭碑记》。阿紫 摄



广东省江门市陈白沙纪念馆内部景观。朱家雄 摄

明代大儒陈白沙海南留下一段佳话 琼州怀“沙”

■ 阿紫

陈白沙，即陈献章(1428年—1500年)，明代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岭南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鸿儒。陈白沙一生虽从未到过海南，但是对海南却是不无影响；海南学子虽大多没有亲身领受他的教诲，但对他的尊崇不亚于任何一位先贤哲人。

陈白沙不仅给海南一些宗族留下班派(古称昭穆，指一个姓氏的辈分顺序)派字，还给海南的乐古书院题诗赠联，留下一段佳话。

与海南两个姓氏的渊源

陈白沙青年时代曾在广东开平水口镇泮村的邝氏祠堂中执教，并赠诗一首给泮村的邝氏：“惟仁隆自天，崇庆集由德。敬修光乃祖，永衍世科泽。”泮村邝氏族老商议，将此诗作为后裔的班派派字，自邝氏第十五世“惟”字辈开始使用。

广东泮村正是海南邝氏一脉的祖居发祥地，迁琼的邝氏二世祖就使用了此班派的派字，即邝惟经、邝惟纬兄弟。邝惟经为琼州府城邝氏一支的开派始祖，子孙瓜瓞，逐渐分布于海南岛各地；邝惟纬的第五子邝以礼则来到位于今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的博养村安家，后来逐渐发展成琼岛邝氏中最大的一支，人数近3000人。

无独有偶。同样生活在博养村的伍氏家族，其宗族祠堂中也保留了一块据说是陈白沙撰写的碑刻——《陈白沙公序伍氏谱序碑》。该碑为玄武岩石质，高132厘米，宽55厘米，厚10厘米。碑文阴刻楷书，笔力浑厚，结构优美，为标准的馆阁体楷书，全文12行，共427字，内容详述了陈白沙为新会《伍氏族谱》撰序的经过。

依碑文记述，陈白沙门下大弟子伍云(字光宇)，在病中向前来探病的老师提出为新会绿围伍氏柱国房伍氏续谱序，亦师亦友的陈白沙感念伍云的一片赤诚，欣然写下自宋代伍氏入粤后伍氏宗族在新会派序绵延的故事。据《广东新语》记载，陈白沙弟子106人，伍云为首。

碑文中还提到，伍云叔父伍绚也是陈白沙弟子，是崖山之战中勤王殉国的义士伍隆起的六世孙，陈白沙曾为其书《永侍堂记》作序。《陈白沙公序伍氏谱序》应是雍正十三年海南武举伍衡文在广东祭祖续谱后，录入海南伍氏族谱，并在建祠时镌刻成碑的。

尽管博养村这一古碑尚不能判定是否为新会原碑拓印后复刻，但它依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陈白沙对海南邝氏和伍氏的影响可谓日久弥深，而现在在博养村中比邻而居的两大姓氏都发端于广东江门一带，让人不得不慨叹历史的巧合。

史的巧合。

陈白沙对岭南地区教育兢兢业业的耕耘，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他及弟子们形成的“江门学派”在学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度，因此让岭南学者们念念不忘，位于琼山县(海口市)的怀沙亭碑就是明证。

乐古书院与怀沙亭碑

据《琼州府志》记载，明代弘治十年(1497年)，时任广东海北盐课提举的湖广石首(今湖北荆州)人汪廷贞，寓居琼州郡西里的小英村(今秀英村)西所期间，在沿海的大小英、感恩诸场建立义学、书院。他还置办义产作为学子求学的费用，以培养琼州子弟中的青年才俊。其中，乐古书院就建在今秀英村秀英学校内，由村民募资建造慕竹楼和冷香桥，作为游憩之所。

建学之初，汪廷贞就修书一封，邀请他的老朋友陈白沙来琼州讲学，出任乐古书院山长。陈白沙回函称自己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汪廷贞将陈白沙的回函刻于碑，并建亭覆盖，曰“怀沙亭”。后来，书院的慕竹楼与冷香桥建成，陈白沙又题写七绝三首，回赠汪廷贞——

“海边西望海云遮，何处怀沙不见沙？壁上画图君试看，冷香今日落谁家？”
“忽然土木见经纶，岭海于今一使君。忙杀多年簿书手，可能谈笑起斯文。”
“独怜不见竹枝翁，慕竹楼高月已空。欲点山茅照西所，一瓢无计引春风。”

慕竹楼和冷香桥旧址，今已难考。据史料记载，怀沙亭于明末战乱时一度被毁，怀沙亭碑却始终岿然不动。

后人重修 佳话不断

及至清代，琼山士子林瀛所撰的《重修怀沙亭碑记》中写到，怀沙亭的坍塌处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大榕树，如伞盖一样庇护着故址，乡绅陈家修、柯呈秀等人见状，觉得非常神奇，便邀乡人捐款重修了乐古书院以及怀沙亭。从此，这里文教日兴，士风大振，前来拜谒者络绎不绝。

清代道光七年(1827年)，乐古书院房舍屡遭坍塌，小英村的重修乐古书院与乡间祭酒柯拔萃等人组织乡人重修乐古书院房舍。陈瀛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古道热肠，很受乡人敬重，他为修复之事鞠躬尽瘁，以至心力交瘁，未待竣工便撒手人寰，后续工作由同村柯益斋主持完成，亭子还是旧制，周边加盖了围墙，并修建了育英坊。琼州知府普祥和琼山知县钱万选，每年都拨付盐批钱四十千文，作为聘请师和修

修补的费用。

陈瀛等读书人吟咏怀沙亭的唱和之诗，都刻碑立于怀沙亭中，这些诗无不表达出对“白沙先生”学问的感慕，以及对陈白沙、汪廷贞二人的褒扬，也不乏对琼州文教日益兴盛的期待。

清末，琼山举人王承烈在游览怀沙亭后作《游怀沙亭》：“讲院寻遗迹，登临豁远眸。江门风月接，海岛胜名留。一纸严师训，千秋纪宦。士林股则做，景仰绍前修。”而一同到访的其子王廷博还写过一首五言长诗《怀沙亭怀古》，倡导读书人记取陈白沙的教诲，修身立命应该存诚心、去私欲，弃绝对权威的迎合与谄媚，脚踏实地研究学问，这样才算是不辜负“怀沙”亭名之实地。

父子二人都是当时海南有名的读书人，对汪廷贞和陈白沙的高尚品格多有倾慕。

海南士子对陈白沙的尊敬，实际上代表着对儒学正统的推崇，也是对陈白沙、汪廷贞二人致力海南兴学的感念。

海南解放后，乐古书院的房舍和怀沙亭仍可使用，书院被改建成秀英村小学。1950年代初，秀英村小学的校舍和怀沙亭被台风摧毁。台风过后，村民只修复了校舍，无力修复怀沙亭。

秀英村小学后来改为秀英学校，旧址仅存清代碑刻《重修怀沙亭碑记》、滨涯张氏合族捐资残碑和重修后怀沙亭的两个柱础和一基石。

《重修怀沙亭碑记》碑高2.2米，宽0.88米，阴刻楷书，撰书人为琼山人林瀛和郑颢，碑文详细记载了小英村的陈瀛与柯拔萃等人组织乡人捐资修建坍塌的乐古书院房舍、亭子、围墙等的过程，并对陈瀛的早逝表达哀悼。其中的“上副圣天子崇儒作人之雅化，安见琼台风月不辉映于江门紫水间乎”之句，堪称经典。

滨涯张氏合族捐资残碑高1.05米，宽1.2米，记载了滨涯张氏推选张善教为首善，集资捐助修怀沙亭的义举。张善教，滨涯村人，明洪武丙子年(1396年)举人，曾任广西岑溪教谕，丁忧后，于永乐初年调往福建沙县任教谕。《八闽通志》评价他：“学行粹洁，巍然以立，师道修明职业。弗踰年，士皆从化。”明代的张善教出现在清代的碑刻上，当是滨涯张氏后人为了纪念先祖的善举。在这块残碑上，还有当时的举人、武举、贡生、庠生、武员的姓名和捐款数额，如杜以宽、郑文彩、蔡泽等举人，对后世了解当年的文化名人及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白沙虽然一生从未来过海南，但他时常关注着琼岛，他对海南的文化影响也是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若隐若现。他的品性和学识也始终影响着一代代的海南学子，引人遐思，正如他的诗句“海边西望海云遮，何处怀沙不见沙”。

北宋奇人邵雍

■ 易玲

文史哲典籍太厚，语文书太薄，关于邵雍，语文课本里只装得下一首五言绝句《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邵雍生活在北宋仁宗时期，那可是一个文豪荟萃的盛世，“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几乎都活跃于此际。另外还有“大宋第一完人”范仲淹、史学家司马光、科学家沈括、文学家周敦颐和词人晏殊、晏几道父子等名流，以及被誉为“北宋第一奇人”的邵雍，他既是诗人、预言家、理学家，也是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在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

在诗歌界，邵雍一生作诗三千余首，大部分收于《伊川击壤集》中，他以诗言志，以诗抒情，以诗论理，以诗说史，天地万物，世间百态无不入其诗。他的诗作文字自然，哲思幽远，韵味无穷。除了《山村咏怀》，他还有《清夜吟》广为传诵：“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水滸传》开篇就引用了他的《观盛花吟》(稍有改动)一诗。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一回也引用了他的诗歌《冬至吟》。

在预言界，历史上通常把邵雍说成是与姜子牙、李淳风、诸葛亮、刘伯温齐名的一个预言家。他的《梅花诗》与姜子牙的《万年歌》、李淳风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并称为中华四大预言奇书。

在理学界，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均有深远影响。理学，也称义理之学，是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在《观物内外篇》这部书里，邵雍提到了以目观物、以心观物、以无物观物(以理观物)三重境界。《渔樵问答》则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

在数学界，邵雍为北宋先天象数学的创立者，他提倡数学和易学的结合，用数学方法来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探究天地万物的规律和秩序，为现代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以天地之数之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相传“二进制之父”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就是因为研究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理论后，将邵雍卦图中阴阳符号改写成0和1，写出了著名的“论二进制”。

在物理界和音乐界，邵雍在他的《皇极经世一声音唱和图》一文里，把声音分为“十天声”与“十二地音”，最后组合出30270个音素。这样就把本来看似是连贯一致的声音，分成了单个独立的“音素”。不同振动频率的“音素”，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对声音的认识，有些类似于爱因斯坦对光的认识。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的《渔樵问答》，就是根据他的《渔樵问答》推演出来的。他本身也是个通晓乐理的行家，据传他还编写了《梅花引》等曲谱，古琴名曲《安乐窝歌》也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而来的。

邵雍不仅有才学，胸怀大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都做到了。立心立命，立德立言，他也做到了。他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一生坚决不入仕，自号“安乐先生”，住在“安乐窝”，闲来无事就约上好友把酒言欢，交流学问，悠游闲适。临死之前，他留下一首短诗《病亟吟》，最后一句道：“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可谓是他自己的人生总结。百年之后，有关他的传说，至今不歇。



邵雍像。资料图

节令物语

■ 周游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暑气将于这一天结束，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处暑既不同于小暑、大暑，也不同于小寒、大寒，它是代表气温由炎热向寒冷过渡的节气。在处暑这个节气，应当多吃一些补气、补血的食物。

处暑找黍子。北方谚云：“处暑找黍子，白露割谷子。”黍子主要产于北方，尤以河北出产者为优。《诗经》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由此可知，黍子在周代就已经开始种植，与糜子和稷是“亲戚”。黍子圆锥花序较密，主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其子实为粘性；糜子圆锥花序密，主穗

直立，穗分枝密集且直立，其子实无粘性；稷圆锥花序较疏，穗分枝向四面散开，其籽实不黏或黏性不及黍。民间将去壳后的黍子称为“大黄米”，磨成面粉的称之“黄米面”。黍子煮粥、蒸饭或做糕点，风味俱佳。

处暑摘秋梨。老人言：“处暑秋梨最养人。”秋梨学名安梨，又叫酸梨，古时就有果宗、玉乳、蜜父之称，被誉为“百果之宗”。据《本草纲目》记载：“梨者，利也。其性下行流利也。”处暑时摘下的秋梨，色发白，吃起来口感脆嫩。如果将摘下来的秋梨再贮藏七至十日，待其色泽变黄，则口感绵软，入口即化，这便是民间所谓“吃黄的，选青的”。据明代李中梓《本草通串》记载，梨子味甘性寒，有润肺凉心、消痰降火之效果，并称其“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腑之阴”。秋梨不仅可以直接

啃，还可炖梨汤、煮梨粥、熬梨膏。熬梨膏最好不加川贝、甘草、冰糖以及任何化学添加剂，而是采用纯秋梨汁，由土灶炉火遵从古法慢熬，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纯天然食品，有着浓郁的梨子香气，口感醇厚甘香，滋味酸甜，老少咸宜。

处暑酸梅汤。“处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酸梅汤古来即为上好的夏日饮品。乌梅泡发以后，放上冰糖、蜜、桂花一起熬煮，冰镇之后就成酸梅汤。古籍中所载“土贡梅煎”，就是一种最古老的酸梅汤。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有“卤梅水”的记录，就是酸梅汤的前身。

处暑吃鸭子。“七月半，八月半芋。”中医认为，随着秋季后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容易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

处暑时，饮食宜转向清润以润肺防燥，并多吃益肾养肝、清热安神的食物。鸭肉性凉味甘，具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可以平复干燥天气带来的不适，是这一时期进补的上上之选。面对食鸭这件事，南北达成了共识，但面对如何食鸭这件事，便各有各的分寸了。烤鸭、白切鸭、香酥鸭、酒焖鸭、柠檬鸭、核桃鸭、子姜鸭、荷叶鸭、西瓜鸭、魏太守鸭、老鸭炖汤……不一而足。北京有一道“处暑百合鸭”，以当季百合、陈皮、蜂蜜、菊花等材料调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江南则更有在处暑时节送邻人萝卜老鸭煲、红烧鸭块等鸭馐的传统风俗，叫作“处暑送鸭，无病各家”。随着时代的发，捧着一碗老鸭汤走亲访友的日子当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若追寻寻古意，倒是还有不少选择的。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